

集部

震澤集卷九

明 王鏊 撰

聯句

昌平道中大風聯句

夜聞海潮聲寬 大地洶若動敗葉俄填坑鏊 頑雲總歸洞噌吰萬竅呼寬 凜列百泉凍野曠鳴枯桑鏊 原低偃長薱陰霾接混茫寬 噫氣來倥偬冷助玄冥威鏊 狂招韓愈訟雷轟號令嚴天轉機軸空易水仍蕭蕭寬 燕山

殊曹曹不知怒何為 鏊 所喜散堪用倏往捕亦難逆來
受須共 寬 有時稍紆徐忽地還放縱再作疑催詩 鏊 横
犇鷲失鞚畢飛爭墮鳶彎卧早藏蝀 寬 沙漠號狐狸岐
山噤鸞鳳披襟誰敢當 鏊 落帽衆相哄點也妨詠歸盧
其憂病中 寬 遠颸經土囊細或入石縫眯目塵簸糠 鏊
拂鬚氷織綜迸裂沙成河盤旋城抵覂 寬 星好怪維箕
鶂飛書乃宋拔木周爲緘 鏊 揚波越裳貢漢歌懐沛臺
楚賦想雲夢 寬 廬舍遭傾摧陵園起哀慟前聽巧趨蹌

鼇

後逐遥餞送歷塊勢尤顛下坡力如墜 寬 八極御可游五湖桴莫從先登賁育雄 鼇 鏖戰鄒魯鬩胡馬依北嘶鯤魚徙南溟天工無乃勞 寬 吾意因爾諷愧乏吉甫才穆如難繼頌 鼇

陽山大石聯句

峻極惟崧高嘗聞吉甫誦 寅 石今者何爲勢若與之共偶來試春衣暫爾解塵鞚 鼇 登原路屢迴入門樹爭滃 寅 疊處譬爲山呀然忽成洞 鼇 橫陳類涅槃分峙譬翁

仲寅啾啾猿度悲貼貼烏飛恐鼇躍冶祥金流黝堊聖

鐵涷寅化工孰燃爐氣機潛理綜鼇一整還一欹誰迎

復誰送寅陽山劃中開虎阜凜旁從鼇靈壁豈同儕岐

陽真異種寅仰窺天闕低側壓坤維重鼇蹲猊怒將齧

奔馬猛難控寅有並若肩隨或分如鬪訟鼇龍象整法

筵魑魖失家衕寅鑿須神禹功煉待媧皇用巖巖挹孟

軻侃侃立于貢洲邊樓碎槌江上城臥甕鼇憑馬或言

晉砰爾倏霄宋寅五丁安能驅百神互相奉鼇負戴賴

鯤鯨點化謝鉛汞寅　支傾力已疲任大材堪中鏊攫拏
鬼亦驚秀傑天所縱寅　好事來重尋佳句時一諷鏊寧
能辭脚繭且得愈頭痛寅　秦禪偶遺吳漢封當始雍鏊
扛非九鼎雄富比八珍供鏊　咄叱起老羝搏拊來儀鳳
寅　太湖隱見微遠山朝挹衆沈船露危檣敗屋横折棟
昔古積成衣藤枯倒穿縫巔巖下倒懸嵌空旁或擁凌
兢步難移瑟縮心屢動幔亭危冠顛梵宇巧補空舉酒
欲浩歌援琴時一弄雲生殿閣浮風發鐘磬硿上帝闕

九重下界市一闕日中無全吳胃次有雲夢便當結幽廬樑擷當月俸鏊

石湖阻氷聯句

西首戀松楸扁舟乘曉發行行抵斯湖銓望望指巨缺會水塞長河流澌截輕筏鏊大塊噫餘威玄冥令仍冽帆集比魚鱗岍安蜺龍骨銓人斷越城橋鴈杳堯峰巘鏊嵯峨峙玉山璀璨恍銀闕或碎若彫鎪銓或銛如斧鉞或垂如玉釵或拄若象笏鏊黿足欹莫支鵬背負如

關銓造煩魯遽工解倩師襄掣夏蟲語應疑鏊宵狐涉還歇戒自履霜初銓藏豈凌陰節山腰助谽谺澤腹增岪嵲鏊上下胠坤乾東西混吳粵王祥鯉莫持銓孟宗笋堪掘國忠信難倚靈均未須泥鏊進如狼跋胡行乃車無軏舟子立招招銓行人憂忽忽一葦那能航五丁未渠伐鏊飛渡諒斯難來歸怪時咄況當陽生辰正值春王月誰東浮海桴鏊莫借凌波韈行止豈偶然聊歌記顛蹶銓

除夕喜雪聯句

忽忽歲云除紛紛雪仍積鏊玉樓凍鱗皴紅爐光歘赫銓瀟瀟瀉竹聲爍爍映空色鏊勢欲減鐙明威能消酒力銓纔看擁庭除斗覺摧屋脊鏊林風助飄颻簷溜增淅瀝銓戰陳驚六花農家驗三白鏊已見散成杯還憂大如席鏊悵憶黨家斟履存東郭跡撒鹽我何才授簡君誰敵銓端木夜仍飛靈萸晦全易遥思大廷賀誰問窮簷唶鏊把酒待新春題詩永今夕銓

石湖聯句 與師 召

玆地屢經行孤亭坐寥闊今來悚具瞻畫棟映轇轕久聞玉川史新表石湖薛緬懷文穆公弗翦越城芟穹廬受書爭勁氣凛莫敓岷峨開府議高標藐誰劉阜陵借褒賁益國推挺拔天鏡閣澄泓玉雪坡達枿甫辭狼胡𥪡尚詋虎須捋因人地逾重懷古心尤渴歲事薦蘋蘩登庸紹衣鉢鄉里重衣冠邦君事袒割君功已奏成我冗敢辭撥方愁積潦深忽見陰霾豁天公如有待我興

其可關舟借花邊維道屏松下唱未獲從駿奔猶幸瞻屐䳺山僧具袈裟田笠雜緇撮展席俯清冷開園擷芳辣野坐厠漁樵㩭談參毳褐呦鹿杳不聞游鯈瀅堪掇盟與沙鷗親吟免山禪聒陳跡俯頽垣流芳仰先達五湖勝全供三峽恐始脫帆影遠若凝波光澹如潑石梁卧湖心浮屠見林末高歌和滄浪清夢渺黄闥倡酬忘詮次今古藉蒐括歸帆指西日天際雲一抹

第三泉亭聯句

鑒開孤嶂一痕青濟之洞勺還來潄玉亭秉之霜落丹楓秋欲老玄敬池涵寶劍氣如腥濟之煎從桑苧傳三昧飲對離騷喜獨醒却怪又新多浪語濟之獨於揚子詫中泠玄敬

壽徐少傅

今日是何日六日中元過未久人言此際每生賢萊公在前公在後不知麒麟天上有種無抱送千年還姓徐天生賢俊固有意風骨自與凡人殊究如明月出海底側射萬頃澄波湖木天瀛海人莫到十年讀盡中秘書

朝承密旨暮賜宴一時恩寵誰能如經筵手持五色線要補山龍華蟲黼黻之華裾今日匆匆羌有語煩聽取願公一日登台輔漢丙魏唐房杜宋司馬歐韓范富願公事業與此數公者爭先驅然後歸作睢陽五老圖

詞

壽徐少傅

自昔君臣信際會風雲有數看聖節纔過又值生申初度金鼎調元親手付十年海內歸陶鑄聽童謠好個太

平朝賢宰輔　量韓琦身裴度勲丙䰟謀房杜稱蟒衣玉帶日承恩注特免常朝朝罷入平章軍國中書務看行年七十轉精神無求去滿江紅

六十初度自壽四首

正德己巳八月十七日予六十初度之辰時歸自內閣醉填四詞

今日是生時滿座親知都来上壽把金巵百歲人生今過半好共開眉　玉帶挂花枝醉墨淋漓世間名利不

闕伊況復功成名遂了不樂何爲 浪淘沙

行年六十鬢斕斒皇恩特放還高堂設席對青山秋來正未閑　隂忽霽暑新寒笙歌夜未闌傍人莫笑老嗤頑人生到此難 阮郎歸

寶月天邊光未缺昨宵纔過中秋節大官酒饌年年設今年别壽筵開處依林樾　碧水丹山常夢說如今揔在門前列舞妙詞新聲激烈歌一闋金樽滿泛清秋月 漁家傲

紫閣黃扉緋衣玉帶功名至此人人愛掛冠一日賦歸來閑情又在功名外　明月逍遥白雲自在别是人間閒世界起來把酒酹青山年年與汝常相會踏莎行

賀林冢宰二首

盜弄朝權羣佞爭趨走欲顛蠅蟻紛紛何所慕腥羶一疏真能障百川　宇宙名懸晚節完歸更覺賢過眼浮華何所似雲煙青史他時好細編南鄉子

天運終還皇圖孔厚一朝公道明如晝冰山忽倒倩誰

扶誅流竄殛嗟何咎　公秩仍遷公名逾茂閩山閩水增清秀吳儂稽首向邦君一樽遥上南山壽踏莎行

六十三初度君謙以詞爲壽和之

懸弧又誕朝六十三年鹿覆蕉勲名紫閣高起何遲歸獨早玉堂近日無宣召　且是山中卧得牢治如虞聖如堯洗耳還容由與巢一封書

且作山中宰相依然玉帶蟒繡爲袍扁舟泛蠡去迢迢五湖煙景無人要　金庭玉柱傲彼伊皐清風明月

畀他管蕭洞天福地誰曾到 皂羅袍

鎮日逍遥過去韶華不可招幸有還丹大藥絶勝鹽梅金鼎和調 百年過半總勞勞奔名逐利何時了慨彼時豪東門 黄犬徒增煩惱 駐馬聽

古來富貴誰長保早是抽身好裴相午橋莊疏傅都門道到如今尚膽高節操 清江引

吴惟讓同年壽詞

投簪前日懸弧今旦節值中秋剛半玉山回首升沈眼

見多般幸有丹崖翠壑明月清風天與吾人管　任他榮貴也高眠無喜無憂便是儇攀桂侶曲江宴看英雄三百紛消散年七十幾人健 梁州序

過太湖

東山如畫西山如黛七十峯巒映帶白銀堆裏分明湧出樓臺最喜微風不起明月高懸萬頃玻璃碎　始知世上也有蓬萊濯足船頭好快哉笳鼓鬧管絃沸看畫船揺曳人初醉千載後定誰繼 梁州序

賀秉之授經府

秉之弟積學力行而困於數竒正德十年六月蒙
恩特授古杭經府之銜有其榮而無其勞予因填
近詞一闋為賀

山林岑寂官曹喧鬧吏隱中間最妙聖恩隆重天書一
紙親教管領西湖風月南國煙霞儘與舒吟嘯　清朝鵷
鷺似總賢勞輸與伊人一著高蓮幕俊玉堂老宴髙樓日
日笙歌繞塵世夢幾人覺梁州序

震澤集卷九

震澤集卷十

明 王鏊 撰

序

東原詩集序

東原先生杜氏諱瓊字用嘉家吳城之樂圃里孝友退讓為鄉人表率於時同志則有陳先生孟賢二人皆好為詩孟賢詩清婉有風致先生特沈著高古間喜畫山水人物故其詩於評畫尤深詩多他散佚不傳其子長

垣尹啓獨得八冊以授予予爲選定仍附雜著若干篇于後序之曰先生其隱者與昔之隱者姓名邑里影響眛眛惟恐聞於人若詩則有不能自已者而陸魯望魏野林逋尤喜爲詩其於世之興衰理亂毀譽得失榮辱進退一切抹殺而獨翫志於煙雲泉石之閒其詞冲澹幽深而其名特焜燿在人者蓋世方卓行之爲賢而夫人者高標揭已以警動流俗萬乘詣而不見千金召而不屈其蹟奇其聲烜赫而流於人人世謂今之世無隱

士是果然與蓋有之矣而世惟科目是崇是長外是有
人皆擯不用言奇者得疑行異者來誇雖有隱者不得
而知則遂曰無亦宜也其果然哉予猶及見先生及孟
賢深衣幅巾曳杖履革所至人望之若綺皓郡將縣大
夫延禮賓致恐後縉紳之行過吳下者必造請其廬二
先生死吳中耆舊亦益衰世之知者益鮮知之者顧猶
以其詩也而東原之詩亦復止此然平生大畧具焉讀
其詞考其世得其所以爲人於戲豈非所謂遯世無悶

之君子與樂圃里在吳城西其東有原焉故世稱東原先生先生好著鹿皮冠故又稱鹿冠道人

送劉世熙任四川僉憲序

弘治二年蜀中旱饑巡撫右僉都御史丘鼐言蜀以富饒稱前代迄今地非異也蓋人事未脩焉耳竊見成都有都江大堰鑿自秦守李冰所溉郫灌溫江崇寧雙流崇慶新津新都眉州彭山沃野數千萬頃其後豪家稍規小利堰流曲坊水失故道蜀人始病於旱臣嘗按行

地勢自非高山皆可治陂塘堤堰旱則灌澇則泄爲蜀
人無窮之利今山東浙江南直隸皆設官治水利蓋任
之專則宜有成功於是詔刑部員外郎姑蘇劉君世熙
陞按察僉事以往吾於君之行獨有感也往時關中大
饑人相食於是陞輦荆襄水漕汴渭百方拯之而秦人
死者過半矣夫秦天下彊國也秦時豈必無旱旱而無
救天下且起而攻之則秦之亡久矣蓋當時井田雖廢
溝洫尚存而鄭國渠秦所賴以富彊其後鄭當時兒寛

白公皆嘗爲渠至於今廢久矣其遺跡亦往往有存焉因而浚之其功宜易而議者輒以爲不可復也往年予居吳吳有白茆港者三吳之水由以入海海潮日至淤爲沃壤民遂占爲田或廬其上於是吳中多水患議者以白茆一濬三州均利迄今百年未聞有任其事蓋有任其事者而浮議輒興行且復止夫欲享其利則安得辭其勞欲有其功則安得辭其謗於戲天下之事其率類此乎此吾之所感也請以爲君贈

贈毛給事序

貞甫拜南京給事問於翰林王鏊曰珵是行也衆皆華之而私心有不然今天下生民之利害休戚百官之賢佞功過乘輿之舉措賞罰職皆得言而或有不容盡言言之有不能盡行吾其若之何患其不可行而不言則曠不顧其不可行而言人將以爲近名子親且舊其有以語我來鏊起謝曰語有之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鏊也何敢及是然嘗聞之爲人臣者患不

能諫不忠諫之不從自昔人君之受諫必曰唐太宗夫豈獨太宗亦魏徵之善諫有以啓之也然則諫而獲譴豈必其君之過哉夫諫有體有宜有文有信理有廻護無損乎其大之謂體審緩急先後見可而言之謂宜言足以發其意之所至之謂文文不浮乎其事之實之謂信諫有體有宜有文有信而存乎已者有直是諫之成也夫事有不期理有相感鄰翁以築牆見疑去婦以束緼自復趙太后之遣質子羣臣諫之而怒觸龍諫之而

喜秦皇之遷母后七十人諫之而怒茅焦諫之而喜楚王之築層臺七十二人諫之而怒諸御已諫之而喜漢高之易儲叔孫通諸人爭之不能得子房不爭而意已回矣然則諫之道其亦可知也已易曰遇主于巷又曰納約自牖請以是贈或曰古之君臣周旋乎一堂之上從容風議言所未及而意已移者有之矣後世異是而南京又在千里之外若之何其以是告曰今之爲文也猶昔之爲言也

送廣東叅政徐君序

始吾蘇之仕於京者有文守會翰林則今少詹吳學士海虞李學士及鏊爲三人其外則有若陳給事玉汝周御醫原已徐武選仲山而時至出入者則有若趙刑部栗夫孫進士希說朱天昭氏楊君謙氏毛貞甫氏陸全卿氏少詹有園曰一鶴亭曰玉延菴曰海月李有禄隱園陳有半舫齋周有傳菊軒武選有超勝樓予家有小適園花時月夕公退輒相過從燕集賦詩或聯句或分

題詠物有倡斯和角麗搜奇往往聯爲大卷傳播中外風流文雅他邦鮮儷予數人者未嘗不喜其合侈其盛而獨意其難久也頃之栗夫徙家城西蹟稍隔希説除刑部原巳擢院判貞甫工科給事前後之南京而原巳希説相繼物故君謙旋以病去其後玉汝擢大理丞全卿爲御史亦徙而西天昭以御史出按廣東獨予三人者如故俄而李學士拜南京祭酒亦去今年春陳與陸一日去今兹君又去焉自壬寅歲予再至京師迄今十

有二年耳何人事之好乖仕途之多虞也豈物理聚散夫固如是耶其亦有可慨者也君與予同年進士在武選能舉其職學亦不廢爲人慎密有守兹行衆咸賀廣藩得人而吾黨獨惜其去也吾黨交游則固相扳以義相觀以學相許以事功而相期以終始也其志甚壯顧獨區區燕游聚散之間哉君行矣見吾黨之士其以是語之雖然亦烏知其終不有合也

應天府鄉試録序

弘治五年七月戊寅上命右諭德臣鰲洗馬臣傑考應
天府鄉試壬午陛辭八月癸卯抵府治乙巳燕府治遂
入鎖院時士之就試者二千三百餘人三試之如故事
而加嚴別去取差高下手披目閲口誦心惟晝夜罔懈
自乙巳迄丙寅凡二十二日揭牓得士凡一百三十五
人第其姓名及文之可録者為一編以獻臣鰲謹序其
首曰人才盛衰係乎時者也禹貢揚州田維下下周禮
東南不在五服列春秋之初不見於經晉宋以來東南

人物始見於載籍百年來地與時升運隨世轉東南財賦遂甲天下而人才隨之葢自唐中葉則然至我太祖遂起南服以混一海內東南諸郡進爲畿甸天地氣化之潛儲聖神治化之首被往往稱雄於天下者不獨財賦而已也治道之升降觀於人才知之人才之盛衰觀於文章知之三代之文見於經者至矣漢之文盛於武宣之世唐盛於元和宋盛於嘉祐治平間葢皆立國百年海寓寧謐人興於文則有若董仲舒司馬遷相如韓

愈柳宗元歐陽修蘇軾曾鞏異人間出雖不能無高下純駁而能各成一家之言聳一代之盛今天下承平百二十五年干戈韜戢禮樂洽敷易所謂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茲其時乎宜亦有異才焉出於其間顧臣淺陋恐不能盡識惴惴焉無以稱明詔委任是懼然所謂公無私者臣不佞竊以為近之場屋提調則府尹臣瑩府丞臣綺同考試則教授臣珙臣詠臣寧學正臣緯臣章教諭臣思忠訓導臣傑監試則監察御史臣鸞臣

立之

送毛檢討歸省序

方今仁聖在御側身思治求言舉才宵旰汲汲百官庶僚犇走祗命劬躬瘁職夙夜無敢怠遑翰林日侍宥密地親秩高自紀載備顧問外廼若無事其職甚重也而若緩也甚繁也而若適也國朝之制凡仕於朝者三年得歸省其後十年廼得歸近例六年得歸蓋所以憫其私息其勞酌其中而教之孝也教之孝所以勸之忠也

東萊毛君維之少發解山東第一登丁未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檢討至是維之與其父母别六年餘矣乞告來寧有詔賜可維之之職蓋所謂甚重也而若綴也者甚繁也而若適也者君知其重且繁也則定省之隙其得久徜徉於東海之濱乎館閣元老而下咸賦詩以華其行鼇序之

送劉學諭之魯山序

天下治亂繫人才之高下人才高下學校實爲之學校

之興廢又在儒師之得人與不得人則儒師之重明也而世之人往往莫知其爲重惟當道者思風化本原必欲得才賢而任之而士終莫之信當道者曰此朝廷之所重也爲士者曰此世俗之所輕也當道者固以爲重而士固以爲輕當道者必欲授爲士者必不肯受豈當道之所重顧不若世俗之所重耶無亦當道者有重之名重之實未至耶今夫聞有知一縣而良者焉則召入矣有教一縣一州而良者焉則吾未之聞也豈其才果必

不如彼耶則何怪士之有所輕重耶前數十年蓋有自是為御史者矣祖宗之世有自是為翰林者矣而近世名臣有若楊文貞有若魏文靖有若年尚書多出其間而謂今之世無其人耶故曰重之實未至也安成劉君錫王登己酉鄉薦今年會試在乙牓儕輩汲汲求脫君獨不然得河南魯山縣學諭怡然以往是豈為世俗所輕重者耶今朝廷開再試之科立顯陟之條所謂重之實安知不自今始也而魯山民

俗樸茂以君之才賢模範而陶鑄之必有顯蹟視偶得甲科而終無猷為者孰多乎又況有兼得者耶君行矣

送陳宗理知永定序

令之為縣而良者固多進士而上之人亦固異之有善焉旌之擢之有過焉搒覆之曰彼其進士也有善焉以為是固然有過焉從而糾摘之或去之矣曰彼非進士也進士而重固也有人焉其才進士也其行進士也其

名非也若是者其亦重否耶宗理吾友也相知誠深矣其爲人吾能言之其經學有師法其臨事開敏潔然不苟者也吾官京師久若吾宗理者乎雖進士蓋鮮也定小邑也其爲之殆易易焉耳顧今之當道有知而異之者乎無也或曰定小邑也地絶荒遠椎埋剽敚之奸往而聚急之則亂緩之則滋蔓顧曰易易焉何也語云雖蠻貊之邦行矣定雖遠固猶中夏哉奚其不可行也民之爲亂上驅之也使刑獄平賦税節約束明信義立

欲爲亂乎誰與者反是則齊魯之人獨得保其不爲盜也定之連亂也亦其民之不幸也已而不值有司之良君之行吾故爲一言以慶定之人自是其有瘳乎又以告閩之當道庶知所部有若人焉非科目所可概而四海之大當復不止吾宗理而已也

送姜太守改任寧波序

姜侯恒頫初守河南上疏曰臣毋老矣願乞江淛間一郡自効且以便臣之私不報會述職至京復上曰臣毋

老矣願乞近郡以便養時寧波缺守詔以畀之於是朝之士夫莫不侈上之仁嘉侯之孝侯喜得侍其太夫人寧波喜得賢守而河南之人迺獨惜其去也於是寧波之仕于朝者求予言爲贈噫守令之難也頃予還南歷數十郡縣入其疆其六事舉者蓋少也獨得三四人焉耳三四人外蓋有環數城而不聞善政者何其難也三四人者其政赫然有聞刑獄減賦税集斯已矣其誠心撫字如古之循吏蓋無有也闔郡之所利一人以爲難

焉憚而不行者有矣閬郡之所害一人以爲難焉憚而不去者有矣故曰如古之循吏蓋無有也又况先王之世所以治之教之者哉姜侯純孝人也廉平豈弟固已飫於河南其知寧波也無亦自是而推之乎使一郡之老者無失其爲老也幼者無失其爲幼也是所謂循吏也乎是孝之大者矣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請以是贈

鄉試同年會序

出處得失存亡聚散之際君子不能無慼乎爾也成化甲午南畿鄉試同上者一百三十五人今年爲弘治甲寅官京師者六人焉三人者至自外九人而已何其少也可謂難也已時序清和王事多閒鼇則諗於衆曰自唐宋以來有所謂同年交今之世尤重之居相狎也仕相援也今鄉牓非同年歟顧昌爲遺之衆曰然始謀爲鄉同年會庚辰會午城之西垣六人者爲主甲申會玉河之西堤三人者爲主契誼參合形蹟俱忘六博投壺

浮白相屬和不至褻醉不至亂衆謂是會不可不誌遂分韻爲詩而屬予序於乎歲月易邁人事難齊良會不偶予不能無感乎其初而有懷乎其後也遂相與訂盟焉歲一爲會而自兹會者始六人者雲間顧惟庸時爲大理司務錫山莫曰良駕部員外郎吴江葉文粹中書舍人宜興宗廷威户部郎中雲間朱汝承工部員外郎鰲右春坊諭德三人者崑山張濟民同知南昌海虞周民則同知袁州以考績至歙縣洪克毅知交河以御史

徵方爲之

王氏家譜序

王於姓最著而其出不同姓苑有姒姓之王姬姓之王又有番姓之王自舜後封陳王齊齊滅世號王家此吾王姓之始其後遷於瑯邪望於太原蔓於山陰而家於震澤之洞庭山則自宋南渡徙焉亦莫詳其所始於戲宗法廢天下無昭穆矣其猶有譜牒焉譜牒廢人忘其先矣人忘其先而天下無孝矣今夫開先受姓其來遠矣世之人有能知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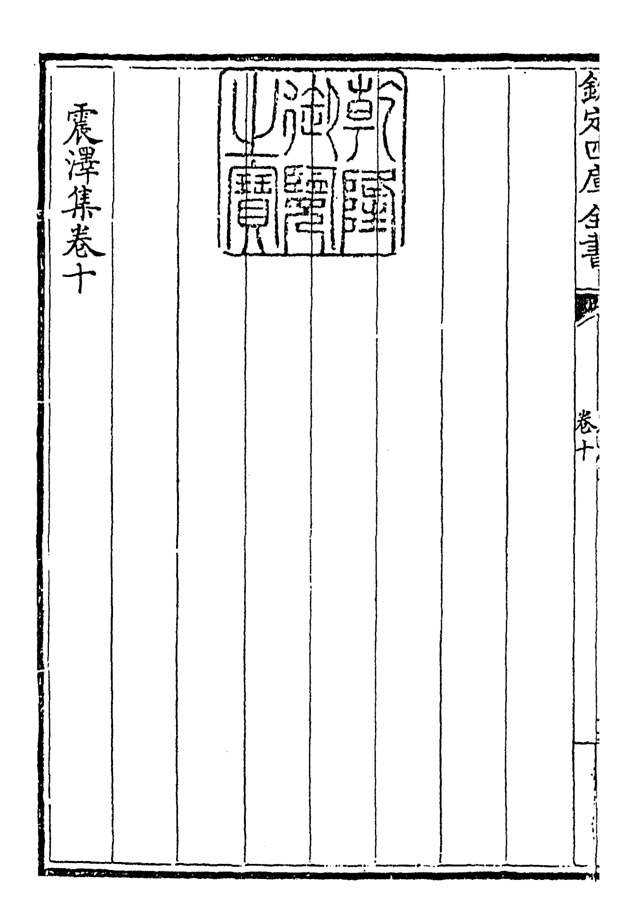
所自者乎今委巷之人三世以前希不懵焉耳夫士也十世以前希不懵焉耳夫為人之子孫而不知其祖為人之祖而不知於其子孫非大不幸耶則譜之作其可緩哉夫譜何為者也物莫不有所始有所分自吾而遡之為考為祖為曾為高以至於無窮其始也始者常患於湮而難稽自吾而推之為期為緦為袒免為無服其分也分者常患於散而無統君子由是而泝之泝之而上必有本也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收族也由是而推之推之

而遠必有分也故合族合族教民睦也譜其爲是作乎王自受姓顯者實多晉宋尤盛不書紀信也始百八尊所出也疏以五支小宗之遺意也於戲王爲巨姓自百八以來雖未聞有甚顯焉者而世以忠厚相承山人指爲忠厚王家識者謂其後將大也其果然乎吾庶幾見之而忠厚一脉綿綿延延則王氏相傳之心法也要不可泯焉吾子孫其尚世守之

送都水員外郎傅君序

人之才其各有宜也精神折衝文詞華國則於儒宜權
摭度遡會較贏縮則於吏宜夫孔子非儒乎曰會計當
而已矣牛羊遂而已矣而周禮一書理財且居其半易
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義非儒者事乎而誚之不
預也顧有所輕重焉耳然則曷爲重重國乎則傷民重
民乎則國用不足二者宜之難非儒者其孰能知之水
部員外郎傅君曰會將視竹木政於荆門州君爲令春
官少宗伯先生弟詩詞之清峻字畫之遒美人皆曰稱

其爲春官之弟也而使之當商賈筭緡之間然君優爲之曰孰非儒者事也而避之所謂輕重羸縮之間君其知之矣予聞古之君子將有爲於天下也則於近者小者焉不敢忽故陳獻侯之相業肇於社肉韓魏公之器度見於莞庫陶士衡之綜理見於竹頭木屑之間君往哉吾將以是覘君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
乾隆御覽之寶
震澤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震澤集卷十一至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盧　遂

謄錄監生臣潘　河

震澤集卷十一

明　王鏊　撰

序

會試録後序丙辰

會試録者録會試之程文士之中式洎百執事之姓名登諸天府傳之天下者也國家取士鄉簡其秀儲之學三歳大比則兩畿十三省之士各萃於所司所司者三試之又簡其秀以上禮部禮部以聞合兩畿十三省前

後所貢三試之又簡其秀以獻天子臨軒親策之定其高下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選今日之所甚重焉者也歷代用人有明經賢良孝廉博學宏辭諸科而進士為重至我朝又加重焉館閣之選於是焉取之臺省寺院於是焉取之方岳郡縣於是焉取之不由是者不謂之正途百餘年來名臣碩輔端貞鯁亮聲蹟蔚然昭焯中外者必進士也即非焉十百之一耳其頑頓選耎以欲縱敗官者必非進士也即有焉亦十百之一耳國家得人

於斯爲盛士一登是録則進而累為公卿大夫者往往
有之可不謂重乎然君子之所重不在於是君子之學
其施為本末先後有定見矣其仕也以是措之云耳故
曰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若曰既登進士矣棄所學如
弁髦是豈今日取士之意而亦安在其為重也世稱人
才必曰虞周虞周尚矣自有科第以來唐以韓愈牓爲
盛宋以寇準牓得人爲多至今傳之以為美談今日所
取其亦有若人者乎夫文章如愈勲業如準可謂盛矣

而又進焉豈非主司之所望哉臣承乏試事大懼無以稱塞明詔敬以是爲諸士勸是亦臣之所以自礪而未能者也

送長蘆運使宗君序

今之仕秩卑而衆欲為者有之矣科道是也秩高而衆不欲爲者有之矣運司是也秩高則曷為其不欲爲也財利之塲權勢蟠據動則闗格且飛言醜語易為汙衊積蠹宿尤非一人一日所能掃刷官雖尊而無臨莅之

分則令或不行且一居是官雖有善政當道者不復嘗
省衆之不欲爲以是哉君子之所患患不稱乎使吾有
不撓之節何懼乎權豪有不磷之操何畏乎汙㵾有必
爲之志何憂乎積弊有安分之心何患乎權之輕官之
不遷也不觀之耿清惠乎人以是沮公以是進是不在
人乎此近事之效也烏在其不遷哉同年宗君廷威以
進士爲戶部郎中弘治八年三月出爲滄州長蘆運使
朝之士夫咸以為不宜唯君其亦有不自得者乎吾故

以清惠之事告之雖然是官之重未必不自今始也

丙辰進士同年會序

弘治丙辰進士三百人首陳淵殿唐欽南省有司所上之次也首朱希周殿童品臚傳恩榮之次也首童品殿王朝卿諸同年私會朝天宮以齒坐列之次也是科廷試以三月十五日既而傳臚錫宴釋奠咸如故事禮成洛陽劉東諗於衆曰前此得失不可知後此聚散不可期盍及此以訂同年之交乎擇地得朝天宮之齋堂庭

宇靚深諏日得四月之甲子天日清美禮儀夙戒惠然來集坐以東為上西向坐者若干人南北向者若干人離坐有罰喧譁有罰教坊奏樂少者以次行酒雍雍秩秩日暮乃退僉謂茲會之不可常也列名鋟梓將使世講之予謂同年之會自唐以來則有之劉禹錫之言曰古人以偕受學為同門友今人以偕升名為同年友禮重始進以四海九州之人而筮仕同則終身為同是故同朝則加親同事則加密進則相援退則相拯宴會則

相徵召得人焉一牓為之榮非人焉一牓為之恥自前世則然而未有非之者也然予聞之易曰同人於野亨又曰同人於宗吝則古人所謂同者其亦可知已諸君自是有服在官在內則同心匡輔在外則同心宣力在上則同心汲引在下則同心劘切不幸有事則同心以報國他日有得斯錄者將曰是科得人之盛如此是科主司之明如此是科同年不為苟同如此豈不偉哉不然進相援也退相拯也宴集相召也亦非所謂同矣予

於諸君有一日之舊故以是告

送王都憲序

方今海内晏然惟西北二邊時有烽燧之警昔人論匈奴不過漢一大縣夫以天下舉一縣勢若甚易而緦緦然猶未得高枕者非以吾邊備有未脩乎邊備未脩者三無財也無兵也無將也此世之所共患也而愚以爲皆有之無足患者天水隴西其民驍鷙材武以恩結之使自衛其室家墳墓則人樂於效用較之客兵勇怯百

倍則兵未嘗無也洮河蘭鄯皆故漢郡所謂湟中浩亹土地肥美且耕且戰穫一鍾可省餽餉十鍾之費則財未嘗無也行伍之中或知勇過人累立戰功者不次用之行間之呂蒙勝下之韓信何世無之則將未嘗無也三者皆有之而不得用則有由矣權分於將多患生於掣肘兵固在也或從而肢削之則誰肯戰田固在也或從而牟斂之則誰肯耕將固在也或從而顛倒之才者不用用者不必才功者不賞賞者不必功罪者不罰罰

者不必罪則誰肯效死行邊大臣亦或慨然思欲整齊之而謗議且紛然以起前懲後戒莫之敢發於是視卒之困不能䘏視田野之蕪不能闢視才之可用不能舉而不才者不能去也蓋其弊生於因成於積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非得文武長才剛毅不屈風采可畏愛者爲之則其弊固未易猝改乎弘治九年同年王君邦鎮自大理少卿擢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延綏若君豈吾所謂不屈而可畏愛者乎他日沿邊利害以次罷行隱

然爲西北邊長城者非吾邦鎮也夫

贈王升之序

升之年十五舉鄉試高等以南昌張學士書贄見於予儼然立庭下朗潤淵穆予望而異之扣其學出經入傳廋詞隱義横縱莫難爲文下筆立就芒彩爛然然不出所謂舉業予迺開之以新義惶然若驚幡然若悔翹然若悟故開宿習火熾雪融疾契妙領刃迎穎脱年十九遂登進士第上䟽乞歸娶於鄉京師士大夫多作詩夸

道之蓋今世之所榮者進士而人情所樂者新婚風詠東山雅歌韓奕桃夭束新屨形歌詠世比之大小登科焉然而每患其難兼也升之獨兼得之可謂難矣然升之嘗學聖賢之道世人之所夸予不爲升之足也然則升之其亦求吾儒之所謂榮吾道之所謂樂可也予於升之有一日之長故以是贈

贈少傅徐公序

弘治十年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徐公以年至乞致仕上曰朕方倚卿有為豈可言去寒暑風雨其免朝且召至文華殿有玉帶緋袍之賜於是中外皆知公有勇退急流之節皇上有體貌元老之誠君臣之間可謂兩得之也初公自吏部侍郎入內閣凳機務彌縫輔相十年間海內晏然近年災異或見旋復消滅北邊雖或有警旋亦晏然百揆時叙天人和同則公之相業其亦可知已國家有天下百三十年名臣稱三楊至公始克纉其美文貞之文文敏之識文定之操

於公未知所先後而休休之量獨邁前人言不必出於已也惟其是用人不必其所知也惟其才且賢見人一藝汲汲然引用之不自知其賢也其好賢樂善不知古大臣何如耳立朝四十餘年不矜不撓人薰然望其容飲其和而莫測其量之所至所謂泰山喬嶽不見運動養天下和平之福培殖國家之元氣其功豈小哉七月庚申實維初度凡門下士咸賦詩為壽予謂天將昌人國家必錫之耇艾之臣書曰天壽平格詩曰壽胥與試

在唐有若李靖郭子儀裴度在宋有若富弼文彦博皆歷相累朝人視其去就為天下重輕若公非所謂其人乎天將培國家億萬年丕丕之基則公之壽其未艾也

送冼馬梁君使交南序

昔在宣宗始命安南自為國而安南奉正朔益虔間歲則貢繼世則請國家威德所及薄海内外自吐蕃于闐占城渤泥暹羅瓜哇三佛齊滿剌加蘇門答剌蘇禄彭亨古里之屬莫不歲時入貢而朝鮮安南獨近且親號

文而有禮故朝廷禮數視他國獨優弘治十一年安南遣陪臣來請封於是司經局洗馬梁君叔厚進兼翰林院侍講持節往賜之冊君以學行簡侍經筵又侍皇太子於文華講讀史館纂述會典皆綴以行弘治初董庶子尚矩使朝鮮劉侍讀景元使安南庶子嘗為予言入其疆王則衮冕出迎道左陪臣鵠立老稚填巷溢衢爇香陳樂設百戲于道階轉軒縣嵩呼拜舞及燕門廡殿庭皆被地衣諸臣以次上食王輒離席為敬景元之言

亦然其諸所謂有禮者乎昔天王使單襄公聘宋過陳候不在疆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君子是以知陳之不終若二國乎世為外臣以藩屏國家于無窮也其亦宜矣君之行門下士相率來求予言書此為贈

贈陳希承序

所謂經與權者豈唯吾儒用之唯醫亦然儒而不知權則無以濟事變醫而不知權則無以收奇功希承為太醫院判公尚之仲子妙得家學之傳弘治十一年夏京

師痘疾盛行予徐氏甥甫周歲熱不二日而見苗衆謂難治希承數視之愈既而得泄衆謂痘後泄不可為也希承視之加數焉復愈家人失調泄復大作日夜數十行衆醫愕眙曰無可為者希承曰事急矣藥非附子不可一投少間再投旋止視之又加數焉遂愈今世之所謂醫者率祖李明之氏朱彥脩氏其處劑率不出參朮之類所謂醫之王道也信知本者也然病出於變非參朮輩所能效者則藥亦不得不變而或者不知變則坐

以待亡變而失之毫釐則反以促焉者多矣是其敢輕用乎非見之的用之有法其能自信乎故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藥而能權可謂妙矣元之彥脩未嘗廢權也世醫師其常不師其變非用權之難乎况用之小兒哉其又難也今夫用人者必曰老成非為其經歷多聞見博思慮審乎希承年甫三十而出奇制變有老成所不敢而試之必效事果在於年哉信其得於家學者深矣抑有不傳之妙者乎予方患世醫膠固襲常以失病機特

為著之以傳而因以告夫醫國者

贈徐子容序

兩洞庭山並峙太湖中諺稱東貴而西富蓋自國初迄今高科顯仕皆東之出西無聞焉西之人未嘗不學也非無才且秀也於是人皆曰其地則為之倡一和萬以為是固無疑者父兄以是絕其子弟不復使學子弟以是絕其身不復學有徐氏以同者山之世家獨不然其子縉依予學者五年矣其質秀而文可與進者也始予

開以讀書之法而惶然繼予授以修詞之法而悚然而豁然而沛然縉非昔日之縉矣戊午順天解試名在高等人皆曰西山之天荒至是破矣夫昔之荒也果天乎人耶今之破也果天乎人耶事難在先蜀之陋也相如先之閩之陋也歐陽詹先之遂各以文顯兩洞庭並峙競秀西特寛衍有山泉禽魚之樂橘苞竹箭之饒金庭玉柱為東南福地扶輿蜿蟺閟於古始發於今其發也必大獨一第也乎哉其亦自一第者始也天下有大荒

焉非科第之謂也其不獲久矣漢有仲舒焉始一破唐有退之焉始一破宋有濂溪諸公焉又一破餘未之覩也予有意乎升堂拜親北轅言邁無或遲遲而來也

送劉祭酒之南京序

予取友於翰林得二人焉其一人曰故諭德劉先生景元其為人也剛介峻整人有善能揚之有不善能斥之其自守也潔然不可以非義犯者也其一人曰今南京祭酒劉先生道亨其為人也剛正博大人有善能取之

有不善能規之其自守也潔然不可以非義犯者也二人者其設心制行人知之予知之特深富貴在前一言之詘可以取二人者寧不取也貧賤在後一言之詘可以免二人者寧不免也二人者其地同其官同其性行又同故時稱兩劉先生予於是得而友之儼乎其若有畏也藹乎其若有得也其為益蓋多矣昔江右號多人才其節操有若錢文肅公有若劉文介公有若李文毅公二人者其猶有前輩之風乎雖當道者亦云然終不

用也故景元止一諭德而先生有南雝之行雖然天之生斯民必使治之教之治之者宰相也教之者祭酒也其亦尊矣孟子所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其亦足樂乎若是南北奚擇焉先生之行工部侍郎彭公請予言為贈若先生者雖無請焉予固將與之況重以工部之請乎固不得而默也

送修撰劉君歸省序

國家簡文學之士聚之翰林朝之百職小大承序日不

暇給而翰林獨若無事焉百職者掄材計考或不次拔居通顯而翰林獨漠然其若不任也固將有大者遠者焉其以任之也將任以大者焉而安得不優之以閒將任以遠焉者而安得不須之以久故士居其間無羨乎其要安其久無羨乎其速其殆有所養也養之者非曰養其尊重焉耳又非曰脩其詞藻焉耳養其器充然其有容也養其操潔然其不緇也養其識粹然其足以辨也三者君子之所以養也一旦而授之大者遠者焉則

無不任也是國家之意也劉君仁仲少發解四川第一廷試為天下第二授翰林編修進修撰旋侍經筵歲之初吉歸省於蜀蜀之同官於朝者乞予言為贈君子所知文學之邃德器之醇而退然其若不足也其有所養者也所謂遠者大者而授之焉其有日矣將無不勝也予固無能者行以告焉庶偕進是道也

送福建按察副使劉君序

國家學校之設徧天下且百三十年而人才風俗未能

復古豈學校之設固無益於世耶抑有教之具教之實未盡如古耶無亦董學政者未盡得人耶甚哉其職之難居也是故非才識之老成則莫宜非文學之深醇則莫宜非踐履之方正則莫宜弘治戊午劉君文煥自監察御史擢福建按察副使董學政文煥家學邃於春秋以進士入翰林讀中秘書為御史出按滇南暨吳中不事苛察而嚴時號得體夫今日之任有憲體焉則猶御史也有學政焉則猶翰林也文煥前於二者既優為之

於今其有弗宜乎然吾閩閩之地闢自漢至唐有常袞者倡之則文章始盛宋有楊時者倡之則道學始盛然則事不在於倡乎予不知今之閩其尚猶昔耶抑有異於昔者乎亦在君倡之而已則國家學校之設將必獲效於此矣

震澤集卷十一

震澤集卷十二

明 王鏊 撰

序

贈御史王君序

中外之官最榮且近者莫如御史而職之難稱亦莫如御史其於今蓋尤難也夫内焉有獻納之責將必匡之不然則隨外焉有按行之典將必糾之不然則隳而事有不能盡如吾意者吾又安敢泛然以責人乎是其為

難也久矣有人焉不期利鈍成敗奮然自信快於一舉中外屬目駭聽是果有益於國家乎有益於生民乎則信美矣信高矣不然則亦激而已矣激非道之中也無隨也無隳也無激也是其為難也久矣王君和初以進士知館陶金壇及為御史出巡雪寃起滯彌違達隱中外稱之及持憲於廷尤號明慎知大體無隨也無隳也無激也其斯以為稱乎充君之志積而上之其至於高爵也無難矣無隨也無隳也無激也其勿渝今日之所

守乎

送翁希曾知浮梁序

浮梁於江西爲大縣縣大夫職親民境内張弛行罷皆得專之凡進士作縣上官殊禮示優政成召入爲御史達官往往有之若是焉其猶不能無介然者予請爲君說之夫縣之難爲非直今之世也今之世爲甚此固未易言也獨今世所重者進士自一甲外銓部隨闕注選二甲内主事外州牧三甲内評事行人博士外縣令皆

據一時名氏後先爲差而給事御史則簡拔用之其簡拔非必盡以行義文學知識也獨察之貌言之間其所謂先後亦無大異今日之所謂先則前日所謂後也今日之所謂後則他日所謂先也近例出使還者又以名氏旁近爲定旁近内焉則内外焉則外内焉者號爲京職秩崇務簡循月日可坐至方面其州若縣雖政績卓然異等然且必五六考七八考然後及乎其初授矣其政聲不甚著聞者不得預著聞而不善事上官者不得

預所謂京職者或莅其境州若縣則郊迎庭參虔若弟子之事師甚者又從而刻轢之屈辱之其初蓋皆進士也其亦何能無介然者邪噫瀍固然邪奚久而不更也然吾聞官無尊卑得行其學而無愧焉為達今世仕而達不得行其志者多矣乃若得一縣焉為之仆者植亂者理蒙者化鰥寡廢疾者有養獨得無愧乎其職也所學亦無負矣是達也奚挈挈於内外之間邪

贈伍方伯序

方今天下所最急者安在哉當寧之所旁求大臣之所論薦罔不在于人才然欲治兵則患無人欲理財則患無人欲美教化興禮樂則患無人甚者咨嗟嘆息以為天若不生才於今之世而予以為有之矣顧獨未得用之也自古衰亂之世四分五裂之國猶未嘗乏才今天下全盛列聖涵養百二十年故予以為有之矣夫有之而不知與無同也知之而不用與無同也用之而不當其分不盡其才與無同也當今之所謂無者無乃是之

謂乎予於廣西方伯伍公之事益知天下之才有遺焉固亦多矣公初以進士自刑部副郎至廣西布政使方在刑部一時疑獄皆歸焉凡經公手訊鞫者自以不冤其在廣東事有不能處者必公處則無遺憾盜賊解散妖怪滅熄學校橋梁倉庾百廢具新而民不以為勞若此可不謂才乎在內內治在外外治非才能之乎然在內則以一青出在外又復遂其恬退而放于林下蓋十有五年矣以公推之天下無乃復有若此者乎方治明

堂總章梗楠豫章磦砢之材橫棄道路顧而曰才難才難其信然乎吾不能無感於是也公之子朝信出守寧波便道過家故予具書之俾持歸為壽而併識所感以爲當路者諗焉

孫可之集序

凡為文必有瀌揚子云斷木為棊梡革為鞠亦皆有瀌焉況文乎哉近世文章家要以昌黎公為聖其瀌所從授蓋未有知其所始者意其自得之於經而得之鄒孟

氏尤深同時自柳州外鮮克知者昌黎授之皇甫持正持正授之來無擇無擇授之可之故可之每自詫得吏部為文真訣可之卒其瀍中絶其後歐蘇崛起百年之後各以所長振動一世其天才卓絶顧於是有若未暇數數然者而亦多脗合焉其時臨川荆公得之獨深考其儲思注詞無一弗合顧視韓差狹耳而後之為文者隨其成心無所師承予竊病之少讀唐文粹得持正可之文則往返三復惜不得其全觀之後獲内閣秘本手

録以歸自謂古人立言之旨始有絲髪之見且欲痛剗舊習澡濯新思而齒髪向衰才思凋落欲進復卻不能追古作者以足平生之志讀二子書未嘗不撫卷太息喜其逢而惜其晩也遂梓刻以傳庶昌黎公不傳之秘或有因是而得者

古單方序

予讀大觀本草見漢晉以來神醫名方往往具在間取試之應手而驗乃知藥忌羣隊信單方之為神也而世

不及見窮鄉下邑獨以海上方為良不知古方固猶在
乎而散見雜出倉卒之際未易討尋予在翰林日多暇
手自抄寫為一編對病檢方較若畫一不敢自秘因梓
刻以傳於乎羣隊之忌非獨醫藥也用人用兵蓋莫不
然有能得是方而治之其可已少瘳乎

壯節録後序

弘治庚申四月詔作廟於香山之陽以祀故崇安侯譚
公公諱淵滁人也從太宗文皇帝靖難先登陷陣勇冠

諸將夾河大戰馳敵師死之太宗即位贈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禄大夫柱國追封崇安侯謚壯節其葬在都城西五十里香山之原百有餘年矣級夷垣陊饗祀不時至是始命有司歲以春秋具少牢享詞曰順天府某官某欽奉朝命致祭其嚴如是其孫今少傅兼太子太傅新寧伯祐祗承恩命增蒔松栢立碑表又得縉紳大夫歌詩若干篇鋟梓以示其後屬予序予嘗讀國史見公之從克祁縣也與壯士伏水中伺敵師過

即起據橋遂擒其將楊某潘其又與長興侯耿炳文戰於真定敗之又敗曹國公李景隆之師於鄭村壩連破其營又戰於白溝河敗都指揮平安之師又累與景隆戰屢敗之功亦偉矣夾河之戰死亦壯矣當太宗之起佐命皆一時之儁有若榮國張公金鄉侯王公及公尤所謂傑然者而榮國死東昌金鄉死淝河三人者其功同其死節又同及洪熙初二人皆加封進謚配享太廟而公不預焉蓋有司之失也至今以為缺典書曰茲予

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公之功如是其死節又卓卓如是固宜預於是而不及此議者所以追悼而太息焉者也漢白馬之盟淮陰不預雲臺之像新息見遺公亦何恨焉然去之百年乃能特軫宸衷廟貌聿新禋祀有加公之功雖少抑於前而亦大伸於今日矣公其可以無憾唯公後人世服忠義立膺公以報國家吾見封爵之傳將永永無極亦安知不復有進於是者乎

贈知六安州馬大夫序

上之十五年以鈞陽馬公為吏部尚書其子㳟時知六安州即上䟽乞致仕以去於是朝之士皆曰若冢宰可謂公矣不私於其子大夫可謂恬退矣不以私望其親人或曰公為國家元老以天下之重為已任而進退人才冢宰職也葢自卿大夫下至委吏乘田有非人焉冢宰恥之果才且賢乎進之進之雖其仇可也親可也果非才且賢乎擯之擯之雖其仇可也親可也葢唯知報國焉爾而毀譽得失有不知得人焉爾而遠邇親踈有

不問是大臣之義也大夫之治行何如哉舉子之事古有之矣謝安舉其姪玄曹彬舉其子瑋此非所謂公無私者乎公獨昌為遺之雖然公之志吾能言之公遭際聖明位冢宰日思董正百工而士風未盡淳其寡廉鮮恥奔競以求進者未盡無也唯思得廉靖恬退之人以率之率之之道當自身始而不得去則所以率之唯當自子始庶四方之士聞之有難進易退之人士風或少變乎此公之志而大夫善承之也予日從公後知公之

意為深故以為大夫贈且以告夫有位者

送南京吏部尚書林先生序

三山林先生初在翰林鼇猶及與之同事及為國子祭酒又與之同在經筵今自吏侍擢冢宰之南京鼇實繼踐其任鼇自視於先生無能為役何幸事與之同而今茲南北乖隔又何不幸不得終與之同也國家兩京諸司並建勢均體敵又安有輕重而地則有遠近是故才者宜近賢者宜近老成者宜近世非無才也才者恒放

而少撿故才難非無賢也賢者多泥而於事情闊焉故賢難老成者有之矣熟於世故閑於事體或持重而觀望故老成難況三者兼焉可多得乎得之可不重耶先生立朝三十餘年平居言動抑畏若無能焉臨大事勇不可回其豈有所縱者乎其豈有所泥而觀望者乎今諸賢在朝若先生者宜在左右而聽其遠去何也予不能無望焉詩云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韓子云無疾其驅天子有詔

式齋稿序

始吾蘇之官于京者最名多文學之士其在崑山則有若翰林修撰張君亨甫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陸君鼎彞浙江左參政陸君文量三人皆能文而尤工於詩亨甫頗以才自喜其詩翩翩如濁世佳公子奇氣溢出最為時所膾炙鼎彞志尤高不肯茍出出必奇奥簡古讀之或不能句商盤周鼎識者賞之而世好之差少文量不為險峻奇怪意盡則止如行雲流水自中瀘律亨甫

鼎彝皆官翰林文量獨官兵部頗以政妨世知之益少而三人最號相得杯酒倡酬無集不偕意氣所至不知古人何如耳久之亨甫卒鼎彝以病告歸亦卒文量出參渕藩罹讒口歸林下挾所有不一試又遭屈抑以去意不能無少望疽發背亦卒嗟乎予未耄老三人者乃及見其盛衰顧其著述有終不可湮没而鼎彝之集不少概見亨甫有滄洲集十不及二三巳未春予乞告歸省舟且發文量之子仲襄其父之遺稿為六袠作書且

萬言貽予予閱之則平生倡和之作咸在又得其文讀之多予所未見者敷腴䆵達如其詩而奏議尤有經世之志焉亦其所以見嫉於時者乃知前謂君特工於詩亦未為知君者也予與君交且二十年于其文猶未盡知又況深於文者乎予方悲君之不幸遽喜伸之能子也於父之書無少散佚故序伸早占應天鄉試篤志古學人謂陸氏有子於乎君可以少慰矣

上海志序

盧龍郭君經為上海之三年百廢具興而誌書獨缺久之曰唐進士絅邑人也而文盡屬諸絅乃為稽故籍詢遺老捜隱摭遐彰善黜衺彙次得八卷予嘉郭君之知所先也唐君之善志也推其意序之今天下大郡稱蘇松松之屬邑二曰華亭曰上海上海故華亭之東維耳至元割為縣土壤始分非獨人之為也天之分野地之形勢民之習俗亦若有殊焉况其沿革有可言者不可不誌也故首之以疆域疆域之中其大者有二峙為山

流為川松之勝有九峯三泖而在上海山則有若𤩽福川有若青龍黄浦而大海在其東斯觀之大者也故次之以山川有土斯有貢松一郡耳歲賦京師至三十萬其在上海至十六萬有竒重以土産之饒海錯之異木綿文綾衣被天下可謂富矣故次之以田賦事有若緩而急者祭祀是也祠廟壇壝載在祀典或祀典不及有其舉之亦不廢也故次之以祠祀若夫學校以造士也公署以聽斷也津梁堰埭以通利樓臺亭榭以觀遊也

亦不可廢故次之以建設又次之以古蹟設官分職所以為民官上海者自元迄今其政往往有可書而亦不能盡書其不書者非故遺之也亦勸戒存焉故次之以官守國無小有人焉則重上海僻在海隅而名獨聞非財賦之謂也賢才輩興實華斯邑故以人品終焉

小學集註大全序

小學集註大全凡十卷集解作於海虞吳公訥正誤作於吳郡陳公祚增註作於天台陳公選蓋古小學之教

後世不及睹矣而其書復亾朱子采摭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及諸子史類輯為書授童蒙讀之庶存小學之教而其閒多先秦之文其詞古其義深且奥學者讀之至不能句况鄉村學究乎蓋往往病焉吳公字詁章釋初學甚有賴而其閒亦或不能無誤且亦有未備者故又不能無待於兩陳必合三君子之作而後小學之義明且備若朱子可謂有功於後學三君子可謂有功於朱子也訥字敏德少上書代父罪力學尚義名聞

江東仁廟監國命教功臣子弟仕至南京左副都御史時稱敬慎廉直有前賢之風祚字永錫初以河南參議言事謫均州起為監察御史言益激切繫詔獄五年乃出出復論瀋府不濾械至京幾死其剛直之氣百挫不折近古之遺直仕至福建僉事選字士賢以御史抗疏言事直聲動中外董南畿學政以身為教動則古人仕至廣東布政使為奸臣誣去若三君子可謂無負於小學矣不獨其言也故著之使初學者知所嚮往

姑蘇志序

姑蘇志六十卷紀載郡之封域山川戶口物產人才風俗以至城池廨宇井邑先賢之遺迹下至佛老之廬皆次焉姑蘇東南大郡其風土亦已畧見於禹貢周職方爾雅諸書其後如子貢之越絶趙瞱之春秋張勃陸廣微之記録羅處約朱文長之圖經龔明之鞏紀聞紀事則備矣彚而成書則有范成大盧熊二志由今而觀范志峻而整盧志詳而贍而其間亦不能無得失焉者況

國家百三十年人物文章制度因革損益尚皆缺焉識者病之成化間番陽丘侯霽守蘇有志修述時則有若劉參政昌李中舍應禎陳訓導頎各應聘修纂會丘罷去遂已弘治中河南史侯簡曹侯鳳又皆繼為之時則有若張僉事習都進士穆而裁決於吳文定公寬久之二侯相繼去文定不禄書竟不就然文定之惓惓是書也雖病在告未嘗釋手淡墨細書積滿箱案廣東林侯世遠之守蘇也宿弊盡剗文事聿興一日抱文定遺稿屬

予曰敢以𡨋子予謝非其人侯曰文定之志不可以不就也予不得辭侯乃延聘文學得同志者七人相與討論蒐輯合盧范二志參以諸家稗以近事閲八月而成發凡舉例一依文定之舊蒐亡闕隐芟繁訂譌則諸君子之功居多予何能焉其亦會其要校其成者也獨念是志之續歴三十餘年更六七郡守而卒成于侯予乃適值其時獲玷名其間惜予學殖荒落於吳事尤多懵焉又以趨召事嚴不及磨礪佔畢以足私心之所志以

副林侯之望此予之所自愧而嗟也續而正之能無望於後之君子乎姑蘇山名在城西南昔以名郡故今以名其志

送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公致仕序

上之元年兵部尚書華容劉公以年至乞致仕鰲言於公曰公於禮可以去於義未可以去君臣不相接久矣先帝晚年益明習國家事屢御便殿延訪大臣而尤喜見公一時所言天下傳以為盛事蓋近世君臣所未見

今龍馭上賓意在天之神猶不能無惓惓於公也而可去乎今上春秋鼎盛亦唯三四老成耆艾置在左右况今事勢未能無可憂天之災異未盡滅息民之凋瘵未盡甦惰兵驕將未盡蒐練邊鄙未盡妥府庫未盡充此皆公受知先帝而當報之今上者也而可去乎惟上亦重公之賢憫勞以煩加太子太保家居不絶其禄覲公所以自處上之所以處公何其盛也而自朝著以至閭巷咸齎咨嘆息以為不當聽其去區區之愚亦不能不

重為天下惜也公行有日公卿大夫傾朝出餞於是相與賦詩為别所以嘆其賢侈其逢惜其去而不能不望其復來也詩凡若干首

會試録序戊辰

正德戊辰二月會試天下士於時知貢舉則禮部尚書臣機侍郎臣瀠考試則大學士臣鏊學士臣儲同考試則修撰臣海編修臣一鵬臣俊臣仁和臣時臣霄臣瑭臣鉞臣若水都給事中臣承裕給事中臣潮署郎中事

員外郎臣庭楫主事臣子熈臣中道監試則御史臣鑑臣玉天下士抱藝就試者三千八百八十餘人三試之遵制詔預選者凡三百五十人刻其文之粹者以傳凡二十篇名之曰會試録臣鏊謹序其首曰惟天生民不能自治故立之君君者所以代天為治君有萬國不能獨理故任之臣臣者所以代君分治而皆以為民也國朝取士率三歳一舉非曰遵行故事焉耳固必望得真才焉授之職以牧寧乎斯民士之日夜淬礪學成求試

非曰苟慕榮禄焉耳固亦望及盛時焉抒所學以康濟乎斯世是士之志也有志焉而不獲伸蓋多有之皇上出震當陽聿新庶政兹唯龍飛取士之始諸士乃幸於是見録且將服在庶僚平日所學不於是而施之乎則失時矣故於今日以事君之道為諸士告蓋事君之道先其實而後其名怯於利而勇於義所謂先其實者位有崇卑居之必求無忝乎其職事有難易行之必求無負乎其心所謂後其名者時然後言言取其當而已矣

非務以為奇當官而行行取其方而已矣非茍以為異所謂怯於利者所當得與則寡取之無以盈溢踰其分非當得與則峻絶之無以闇昧傷其潔所謂勇於義者見義惟允立志斯定勿以毁譽得失夷險二其心渝其操是事君之道也古之碩輔名賢厥所樹立罔不由是諸士平日之所學將非是之務乎鳌不佞獲預掄材之任科之得人與否預有功罪焉故以是告

震澤集卷十二